

出版界的阿甘

——專訪水牛出版社負責人彭誠晃

文字工作者 ◎ 陳慧卿

提到「水牛出版社」，相信會喚醒不少讀者的記憶。從民國 55 年創業至今，已有近四十年歷史的「水牛出版社」，是陪伴許多人一起長大的老字號出版社。如今隨著出版業進入百家爭鳴的戰國時期，「水牛出版社」或許已經在許多人的記憶中漸漸淡去，但事實上「水牛出版社」卻仍一直秉持當初創業時任勞任怨的水牛精神，堅守出版崗位，不斷在為臺灣的出版業和讀者貢獻心力。「水牛出版社」的負責人彭誠晃先生，更於去（93）年 11 月間接下臺北市出版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一職，充分顯示其雖以年屆六十多的高齡，對出版界的關心仍不減當年。

◆ 「水牛」的故事

談起「水牛出版社」的歷史，就像翻閱了一部臺灣出版史。彭誠晃在訪問中娓娓訴說起關於「水牛」的故事。記憶中「水牛」創業時期，臺灣的出版社大多是由大陸過來的老字號出版社，像是「正中書局」、「商務印書館」、「世界書局」、「中華書局」，屬於臺灣在地的出版社只有日據時期就已經創立的東方出版社、新學友書局，而真正在戰後成立的出版社可說是少之又少，「文星書店」則是戰後臺灣出版社的代表。也許是受到「文星書店」的鼓舞，當時六、七個三十出頭的少年人，其中包括今日的一些知名教授，如：劉福增、梁榮茂等人，在文化傳承使命的驅使，開始有了創業的念頭，於是每人分別湊了五到十萬，就在今日的連雲街 26 巷 21 弄 2 號，創辦了「水牛出版社」。

草創時期，公司只僱了一位員工。彭誠晃表示，當時整個出版產業的技術和今日真可謂有天壤之別，那時印刷技術還不是很發達，印刷和裝訂都完全倚靠人力，因此不時看到書頁上常出現狗狗、貓貓的腳印，倒裝書頁更是常有的事情，裁紙工人一不小心就可能裁切到自己的手，每本書也都是靠自己騎著腳踏車在送。如今眼見整個出版產業的許多環節都已經電腦化，書籍的印刷和裝訂也愈來愈趨於精美，這些彷彿才發生幾十年的故事，說起來竟有如陳年往事，染上一絲泛黃的懷舊色彩，卻也真實見證了臺灣出版業飛躍的進步。

「水牛出版社」創社之初推出的創社之典，是黑色精裝的「水牛新刊」。整套水牛新刊重印了文史類傳記共一百本，當時這一百本書籍都是李敖從自家藏書中挑選出來重印的。這套水牛新刊及王尚義的《野鴿子的黃昏》一舉打響了「水牛出版社」的名號，「水牛」一炮而紅，並於民國 58 年創辦《水牛雜誌》，推薦當代最尖端前衛的哲學、文學、法學等知識觀念。民國 60 年「水牛」更買下了「文星書店」七十餘本書的版權，且成立了關係企業「大林出版社」，走



過風光的六、七〇年代。

但臺灣的出版其實並不好做，彭誠晃表示，臺灣的人口原本不多，書籍的銷路有限，因此書籍的成本偏高、收款又難。並表示 13 年前「水牛出版社」也會面臨過經營的危機，只是彭誠晃沒有宣佈破產，而選擇一肩擔起債務，並在之後的兩年內，陸續還完積欠的三到四千萬的債務。

受過重創的「水牛」，得以起始回生，據彭誠晃表示，主要是靠著自己師大童軍教育專修科及公訓系畢業同學在校的各種資源，出版了一系列童軍方面的國中教材，包括叢書、掛圖及投影片、幻燈片、錄影帶、圖卡等多媒體教材，並在學校通路上獲得廣大的迴響。度過難關的「水牛出版社」如今已經是一家綜合性的出版社，翻開今日的「水牛出版社」圖書目錄，不少讀者可能會驚訝於「水牛出版社」出版風格的多元性，包括：文史、哲學、醫學心理衛生、數學科技、考試用書、理工科技、商業管理、社會科技、教育、語文、創作、名著、美術、少年文庫、兒童文學創作等，共有 23 個書系。在小說方面，曾在「水牛出版社」出書的知名作家有梁實秋、余光中、王尚義等；文史叢書方面，韋政通《中國思想史》（上、下冊）深獲好評；醫學心理衛生叢書更多本曾文星的相關著作；更值得一提的「水牛出版社」竟然可以花上 7 年的時間，編輯出厚達兩千多頁，的《大林國語辭典》，可謂工程浩大，由於製作嚴謹，幾年下來銷售實力不容小覷。

近兩年來順應社會的變化，「水牛出版社」也出版了不少關於健康或生活有關的書籍，如《e 世代健康長壽》、《柴燒》等，都受到市場不錯的迴響。近年，「水牛出版社」更選擇重編一些經典文學作品，如王尚義包括《野鴿子的黃昏》、《從異鄉人到失落的一代》、《狂流》、《深谷足音》、《荒野流泉》、《落霞與孤鶩》、《野百合花》的七部作品，及以《小王子》一書聞名於世的法國作家安東尼·聖艾修伯里的《小王子》、《夜間飛行》、《風沙星辰》、《戰鬥的飛行員》、《南方信件》等五部作品，完整呈現大師風采。而隨著國際出版交流的日益熱絡，「水牛出版社」也與世界各國的出版社建立了良好的合作關係，如和日本「小學館」合作，全套六冊的《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最近與北京大學出版社合作的兩套《世界文明史》及《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等。

隨著自己的年歲漸高，彭誠晃表示，「水牛出版社」目前員工約在六、七人間，每年仍固定出版新書 20 到 30 本間，長銷書比例也超過五成，但面對未來，經營方向會採取比較保守的態度。因此在書籍的相關行銷活動上也顯得並不積極，主要是靠著每年定期寄發新書書目或零星的單張新書 DM 與舊讀者保持聯繫。

◆接任臺北市出版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

所以會在去年接下臺北市出版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一職，主要是彭誠晃原本就是公會創始之初的發起人之一，如今在自己的人生已經定調，且無後顧之憂時，在出版的使命感驅動下，願意再以過去自己在出版業界中累積下的經驗和資源，服務臺灣的出版業。彭誠晃表示，接下

公會理事長一職，他為的不是「名」、「利」，只是本著犧牲奉獻的「阿甘精神」願意再為臺灣的出版界多做努力，並以出版界的「義工」自許。

彭誠晃表示目前臺灣的出版業充滿著高度的不確定性，每個出版社都各憑本事的在從事冒險的出版活動，加上全球的經濟不景氣，以及大陸低價書籍的威脅，如何帶領臺灣出版同業，共同找出臺灣出版業生存的利基將是公會責無旁貸的責任。彭誠晃以為，目前臺灣相較於對岸最大的優勢在於：沒有受到政治意識型態的控制，擁有自由且豐沛的創作力，出版數位化的腳步也較為領先，但這些利基點都需要靠政府的大力支持，才能持續將臺灣的優勢推向國際。

因此公會以「尋找利基、發展活動、帶動資源、形成臺灣競爭力」為工作重點，未來將積極促成國內出版業與國際出版同業合作的機會，也希望透過與國內相關科系如南華大學、文化大學、世新大學等相關科系的積極合作，培養優秀的出版人才。同時，也希望臺灣的出版界能攜手團結，更積極的參與公會的活動或工作。

◆對臺北國際書展的期望

隨著一年一度臺北國際書展的到來，面對這個一年一度文化界盛會，同時身兼財團法人中華出版基金會董事長的彭誠晃對臺北國際書展的發展更是非常關心。彭誠晃表示，過去臺北國際書展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促成臺灣出版的國際化，於是促進版權交易便成為每年國際書展的主要的目標，但如今國際書展卻漸漸淪為出版社一年一度的大清倉活動。究竟臺北書展要如何定位？這其實與政府部門的政策緊密相關，先有明確的定位，才能有評估成效的標準出現。此外，由於這類的大型書展，涉及到許多相關的經驗傳承，確實應該設立一個常設單位來舉辦，不應該限於政府的法令採取逐年招標的方式進行，而造成經驗的斷層與資源的浪費。

去年由城邦出版獲得國際書展的承辦權後，有鑑於各方督促政府設立書展常設機構的聲浪不斷，在去年的2月16日，「臺北書展基金會」獲得行政院新聞局許可而成立，並於該年的5月19日正式與行政院新聞局簽訂委託辦理「二〇〇五年至二〇〇七年第十三屆至第十五屆『臺北國際書展』」的契約書，正式獲得未來連續3年的書展承辦權。但面對這樣一個目前僅有少數出版社參予的「書展常設機構」，不免也招來外界許多「圖利少數出版社」的批評聲浪。彭誠晃強調：「國際書展是屬於所有臺灣出版業者的書展，新聞局不應該受制於幾家大出版社的壓力，只圖利少數出版社。」不論事實的真相究竟為何，彭誠晃對整個臺灣出版業的關心溢於言表。

回首從前，問彭誠晃理事長，當初為何選擇了「出版」這個行業？又為何能一直堅守著「出版」這個在臺灣不容易生存的行業？彭誠晃只是說到，他常常遇到許多今日在社會上已經非常成功的知名人士或政要官員，對方只要一聽到自己是「水牛出版社」的負責人，都會說到「我就是唸『水牛』的書長大的」。也許這句話就是一切的答案。